

一米阳光

冯志军 文摄



作者在大凉山的住处，一缕阳光进来的样子。

在大凉山支教时，我租住在一幢民房的二楼，东边有扇特别的窗。不是因为形状奇特，而是在有阳光的日子里，它总只在早上九十点钟，送进来短暂的一缕光，不足一米，从小窗钻进来，在墙壁上游走，缓缓落到地面，窄窄的一片，分明带着高原的明亮与豁达，慢悠悠从床这头挪到那头，在小屋里巡视一番，才满意离去。

它似乎对我的出租屋格外偏爱。小屋约莫15平方米，陈设十分简陋，只有床和桌子是这间屋子的“原住民”，接纳了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异乡人。好在，我和阳光一样，总能于平淡生活里发掘诸多乐趣——折一段苹果枝插进啤酒瓶，买来绿植装点房间，搬来小树挂上各式帽子，把从故乡寄来的书铺满房间的各个角落……莫非这一缕阳光见识尚浅，没见过这般鲜活的生活景致？大凉山常年多雨，我平日也疏于打理，阳光必经的这扇窗户早已斑驳，大小水痕顺着窗玻璃肆意蔓延，绘出纵横交错的纹路，诉说着日子里来之不易的明朗。谁让窗外正对一条狭窄的小巷呢！

这条巷子窄得不像话，仅有半米宽，两侧鳞次栉比的四层居民小楼遮天蔽日。阴雨天气里，仅有的一缕天光也被尽数遮蔽，望着两侧楼宇，总让人担心它们随时会倾倒。这里或许根本称不上巷子，不过短短六七米，一眼便能望到尽头。巷子尽头是什么？房东家的一只鸡笼。鸡鸭鹅挤在笼中，笼顶铺着油毛毡，毡面上落满灰尘与雨渍，笼内昏暗闭塞。偶尔，三种禽鸣此起彼伏交织在一起，又是一番别样光景。

深秋时节，第一场雪总来得迟疑，雪花不知该怎样穿透重重楼宇的遮挡，只能在窗外久久徘徊，几番踌躇后，才以并

不舒展的姿态，落在我的窗台外。所以，对于这缕热忱奔赴而来的一米阳光，能坦然造访我的出租小屋，我满心感激。可每当我惬意享受这难得的暖阳时，隔壁楼栋里总会传来几个孩子的哭闹声。

大凉山当地家庭，每户大多育有三四个孩子，街头随处可见幼儿园与小学校舍——这些孩子为何没有去上学？缺少家人照料吗？待到深夜，月色本会让人遐想大山深处的清宁美好，可还没等思乡情绪漫上心头，阵阵孩童的哭声便再次响起，有时如同春日里猫咪的声声哀鸣，一遍遍将我睡梦中拽醒，再难入眠。那段时间，我始终无法理解这连绵不断的哭声，渐渐不愿开窗、不愿欣赏夜里的月色，甚至开始抵触那一缕一米阳光。某天，耳畔终于安静下来，我正满心诧异，却发现出租屋的门缝下塞着一张纸条：“对不起，孩子的哭声一直打扰你休息。如今我们在城里的生活稳定下来，已经把孩子接走了。谢谢你。”

我们总习惯从阳光中汲取力量，却忘了阳光的本质是能量——从来不止单向索取，更要学会主动给予。那段恰好闯入我生活的孩童哭声，从不是命运刻意安排的捉弄，而是一束温柔的光语，以绵长深沉的诉说、斟酌落笔的文字、声声真切的倾诉提醒着我：学会驻足、凝望、聆听、付出、成长……

那天早晨，一缕一米阳光落在窗台，一只米粒大小的红蜘蛛惬意地趴在光影里，敞着肚皮，不慌不忙地扭动身躯，时而仰身、时而匍匐、时而侧转，兀自自得其乐。我伸手驱赶，它却屡屡折返，从容镇定地与我对视，仿佛在郑重诉说：我与它，在这段寄居的岁月里，内心皆是富足的……

故乡的树

张晖/文 朱思盼/摄

记忆中的故乡是绿色的。街头巷尾、屋前屋后，都种上了树。那时候，家家户户都是这样。一来，树是天然的避暑乘凉的好地方，二来，树长大成材以后也能多一笔不错的收入。记忆中的夏天是炎热的，电风扇还属于比较稀缺的电器，更谈不上空调了。但院子里的大泡桐树下确实凉爽，泡桐树的叶子大而密实，像一个个堆放起来的绿色蒲扇，只有几束稀稀落落的阳光才能散落到地面。泡桐树下，便也成了吃饭睡觉时天然的纳凉场所。

远远望去，红砖青瓦抑或茅草土坯的房子散落在一大片绿色的树中间。傍晚时分，炊烟氤氲而起，便是一幅极美的乡村图。

那时候，村里的路大多还是土路，沿着水沟的一侧间隔栽满了柳树，初春时节，柳芽初发，淡黄色或者青色，清风拂过，细细的柳枝随风摇曳，煞是好看。那时候的村子，还没有那么多的楼房，也没有那么密的院子，村子的西头还有大片大片的树林。林子中以泡桐和白杨居多，间杂着几株槐树、楝树和榆树。对于小孩子而言，那不仅仅是一片树林，那里是可以堆城堡的免费游乐场、是可以找到各种昆虫的“百草园”、是雨天过后可以捉金蝉的宝地、是月光下适合捉迷藏的迷宫。树林里，装着我们的整个童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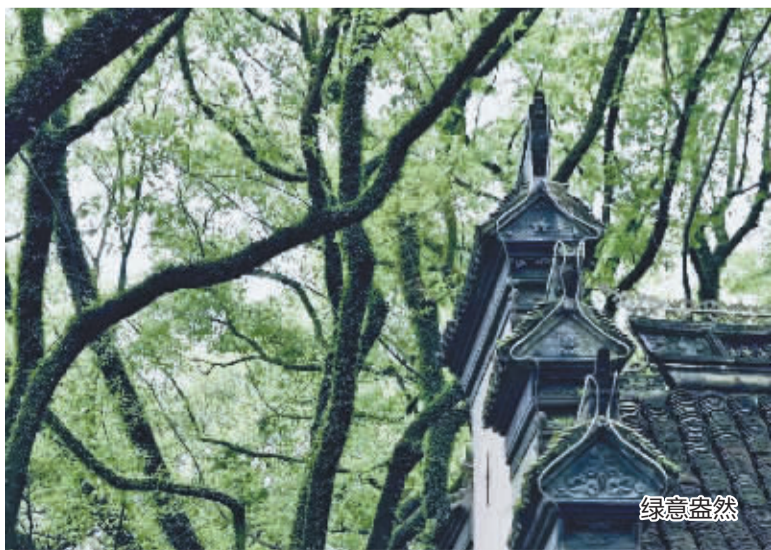
印象最深的当属泡桐和洋槐树。每年四五月份，村子里的泡桐花和洋槐花就陆陆续续地绽开了。泡桐是先花后叶，形似玉兰花，满树的泡桐花，像不要钱似的，熙熙攘攘挤满了每个枝头，几片细小的叶子藏在花间，一眼望去，满眼的紫色好像一夜之间就填满了院角的天空。仿佛约好了要结伴而来，泡桐花开的时候，洋槐花也陆陆续续地绽开了。洋槐花是先叶后花，在洋槐树

浓密而翠绿的树冠里，一串串槐花如雪、似玉，在叶间透过的阳光的照射下，晶莹剔透。我家院子不远的地方，有一株倾斜的洋槐树，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开满洋槐花，丝毫不因为姿态不雅而羞于开花。每当这时候，孩童们就会在父母的叮嘱下，三下两下爬上槐树，瞅准一束又白又嫩的洋槐花，一把全攥在手里，直接塞进嘴巴里。那淡淡的花香和一丝丝的甜味，便瞬间溢满了整个口腔。大快朵颐之后，就要完成父母交代的任务了，一边要当心脚下的树枝是否结实，一边要小心树枝上的尖刺，眼睛还要搜寻着哪一枝上的花比较多，然后用镰刀把花枝勾下来。父母在树下把洋槐花收集到簸箕里，回到家清洗干净，拌上面粉，或蒸或炸，一顿时令午饭便有着落了。除了村子，田野也是彩色的，一片片红的桃、粉的杏、白的梨，随着季节更替次第开放，像是昭示着岁月的四季更迭，周而复始。

现在的村子，已经很难看到成片林木的影子。房前屋后大多铺成了水泥路面，用来防止雨天积水。整个村子像极了“矮化”的城市，红瓦高墙，水泥路、小汽车随处可见，没有了袅袅炊烟，少了鸡鸣狗吠，一切都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。

有时在想，诗人笔下的乡愁为什么大多系于乡村，却很难生发于城市？大抵是因为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大同小异，很难沉淀下独属于个人的记忆；城市里生活节奏太快，少了岁月流转中慢慢沉淀下来的那份温情。

忽然记起一篇名为《故乡》的短文：“乡间农家，竹篱茅屋，临水成村。水边杨柳数株，中夹桃李，飞燕一双，忽高忽低，来去甚捷。”寥寥数语，勾勒出无数人梦里反复出现的故乡，也寄托着多少人割舍不下的思念。



绿意盎然